



政治大學「民族與觀光」課程—— 前往禮納里部落

政治大学の講義「民族と観光」—リナリ部落へ

Ethnos and Tourism Course in NCCU: Visiting Rinari Aboriginal Community

文・圖 | 黃季平 (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)、蔣慧潔 (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四年級)

政大「民族與觀光」課程，是由民族學系黃季平副教授擔任授課教師。當宣布這次校外參訪的地點是屏東縣霧台鄉的好茶部落時，台下的學生們難掩興奮之情，紛紛交頭接耳，試圖在第一時間東拼西湊出一個想像。「民族與觀光」課程一直是政大民族學系很熱門的選修課，以某個程度來說，走出教室才算是真正的文化經驗，因為文化是流動而無法框架的，若非身處其中，又該如何「經驗」？搖椅上的人類學家是時候離開他的桌椅了。

Sabaw 歡迎光臨 請記得脫鞋

2009年8月，南台灣的淚水落個不停。莫拉克風災的無



進入好茶部落前的入口意象。

情除了讓國家降半旗致哀外，也讓霧台鄉好茶村的居民離開南隘寮溪的部落，接受政府的安置。於是，在瑪家鄉的瑪家農場裡，魯凱族的好茶村、排灣族的瑪家鄉瑪家村、三地門鄉大社村建立起新的鄰居關係，取了新的名字，叫「禮納里部落」(Rinari)，意思是「我們一起走，大家一起往那

兒去的地方」，大家一起去等待恩典的地方。

到了部落的第一個行程，就是歡迎我們到來的「脫鞋子儀式」，在歡迎儀式中提到，為什麼好茶部落會被叫做「脫鞋子部落」。理事長說，脫鞋是因為部落的大家愛乾淨，而為什麼是鞋子要放在前庭外面而不是大門口，則是因為過去

這場部落巡禮特別的地方是在講解者，他是一位當地的魯凱青年，所告訴我們的不是觀光手冊上的流水帳，而是由自己一點一滴的生活體驗積累後所得到的知識，這樣的內容是再完美的職訓課程都沒有辦法比較的。



頭目與頭目夫人歡迎大家來到好茶部落。

原住民族會將祖先葬在家中，為了尊重同在房屋內的祖靈，平時聊天時大家就會聚在前庭，而半戶外的開放式前庭也就取代了客廳的功能，所以鞋子當然是進前庭前就要先脫掉。

歡迎儀式雖然簡單，但部落裡濃厚的人情味卻是直接而且深刻的，特別是在佩戴花環的時候，握著大家的手一起跳舞。才剛認識他們不到1個小時，但人與人之間卻往往能從肢體上簡單的接觸，找到連結彼此的神秘力量。Sabaw，也可以拼做SaaBaw，是魯凱族基本的問候語，說「你好」的

同時，也獻上最深的平安祝福，向旅人說聲辛苦了，對從外回家的家人祝福，願大家一切安好的一句話，對再次扎根的好茶部落意義重大。

後來才知道，我們頭上佩戴的花環，除了歡迎的意思外，也讓大家部落中走動的時候，居民可以知道我們是由部落自組的「屏東縣霧台鄉魯凱族產業發展協會」所接待的客人，不會因為在熟悉的巷弄間出現陌生人而產生疑慮。這項設計十分貼心，當觀光地點

就是部落居民的家屋時，來來往往的遊客難以掌控，當地居民必須犧牲相當程度的隱私，而在安全上也會有所顧慮，透過這個簡單的識別，就可以降低許多擔心。

聽你們說自己的故事是多麼的幸福

第一天下午進行的是部落巡禮。到一個地方的第一個行程通常就會是認識環境，這倒沒什麼特別；這場部落巡禮特別的地方是在講解者，他是一



好茶部落因耕地不足，只好轉而發展以服務為主的三級產業，這樣的產業變遷似乎也不是部落裡的人們可以選擇的。觀光產業競爭越來越激烈，若要將其當作部落裡的主要產業，如何經營出部落的特色，便是族人第一個面對到的難題。



學生與寄宿家庭男主人的合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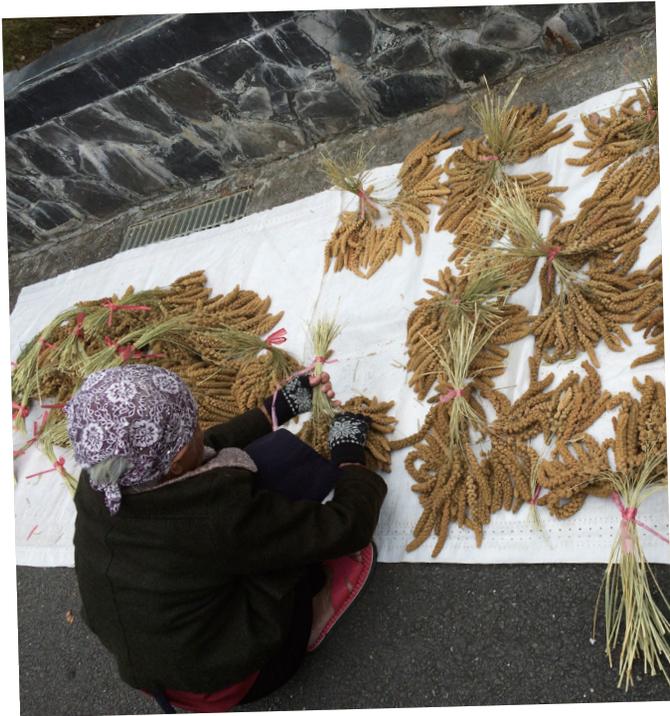
位當地的魯凱青年，所告訴我們的不是觀光手冊上的流水帳，而是由自己一點一滴的生活體驗積累後所得到的知識，這樣的內容是再完美的職訓課程都沒有辦法相比的。部落面積不大，但也讓我們走了一下午，在每一個地方的停留，都可以更進入到好茶部落一些。雖然知道這裡的很多裝飾都是為了我們這些外來者特別規劃的，不過每一家的門框、圍牆上關於魯凱族的雕飾，如百合花、百步蛇、小米、獸骨等，都代表了相當程度的魯凱族文化，每一個雕飾都在強烈地述說背後那值得我們探討的故事。

接下來是讓大家期待已久的魯凱族風味餐，到了一個新的地方，最讓人好奇與期待的往往是當地的美食。送上桌的餐點很多樣化，分量雖然不多，但有很多各式各樣的菜餚可以嘗試，看來用滿滿的食物來代表歡迎客人的心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樣的。大家最喜愛的小米麻糬十分有特色，但最讓大家印象深刻的應該還是旁邊的一大鍋芋頭湯，因為族人習慣將芋頭當做主食食用，因此芋頭沒有經過太多的調味，選用的品種也不同，和我們平常吃到的有相當大的差異。

晚上回到寄宿家庭時，接

待我們的族人分享了好多故事，這是跟當地居民最接近的時刻。我們住的是運動員之家，原先一直以為是這個家庭裡出了很多位專職運動員，現在也都還在各個運動領域進行比賽，殊不知這個想法大錯特錯。原來運動員指的是家裡的男主人柯爸爸，他曾參加過國際性的田徑賽事，但這不是他在部落裡被稱為運動員的原因。在魯凱族部落裡的階級分層中，獵人、工匠和運動員屬於比較高的階級，而運動員的責任是負責傳送訊息。例如在部落中，如果頭目過世，運動員必須在一定的時間內將消息傳到附近的部落，而收到消息





部落族人採收的小米。

的部落也會派出運動員前往，會有數位年輕人互相追逐，為了得到第一位抵達目的地的榮耀。第一位到達的年輕人可以得到象徵榮耀的羽毛，裝飾在帽子上。柯爸爸還說了很多關於運動員的故事，從這些故事得以瞭解魯凱族部落維繫社會秩序的規範是如何運作的。

在我們離開之後， 感動不該停止

遷村之後，好茶部落不再夠多的空地從事農耕，只好轉型為第三產業的觀光服務業，這樣的產業變遷似乎也不是部落裡的人們可以選擇的，只是為了將生活維持下去。觀

光產業競爭越來越激烈，若要將其當作部落裡的主要產業，如何經營出部落的特色，便是族人第一個面對到的難題。就我們的角度來說，這次修課的學生來自台灣各地，也有韓國、日本的留學生，由不同視角所看見的魯凱族文化都不盡相同，族人不需要迎合來自各地遊客的想像，做好自己，展現本民族文化，特色就會自孕育而生。這兩天的時間雖然不長，但透過面對面的互動與相處，文化如此強烈地流動在你我之間，這種溫度是紙本無法取代的。

在全球化的潮流下，年輕人眼光放得遠了，但腳下的土地卻被遺忘。為實踐多元價值，我們討論在台灣的穆斯林權益；而與漢民族有著不同傳統、不同生活形態的台灣原住民族也該受到認識、瞭解，並且尊重。文獻中只能描繪出民族的骨架，而親身體驗則補足了血肉，讓文化成為活的，只有活的事物才會存在感動。

回到學校後，雖然我們的力量不大，但還是希望能針對這次的參訪做出一點小小的回饋。我們將學生們的參與心得與建議彙整起來，交給好茶部落，做為未來產業發展的參考。在建立起良好的合作關係與信任之後，彼此間或可共同發展出更多的可能，如以實際的行動協助部落觀光行程的推廣、或由返鄉服務團進入部落裡為孩童進行課業輔導等。觀光與學術的結合可以有很多可能，相信只要慢慢耕耘，必定會有所收穫。◆



蔣慧潔

現就讀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四年級。於103學年度參與黃季平副教授開設之「民族與觀光」課程。